**小菩萨**

\*苏早 伪现背 苏第一人称

***Summary：如果有所谓关于人种的百科全书，鳄鱼的学名可能是“善于暗恋他人的呼啦圈（或防盗铃之类）”。***

***-邱妙津《鳄鱼手记》***

一尾鳄鱼，轻巧地，游入门板后的世界；温馨地，替我留了门。美丽残忍的生物，忌讳将白色的腹部袒露示人，照他说的，好——害——羞——啊，却毫无顾忌地在我的注视下再次剥去上衣。

用鳄鱼这种残酷的喻体指代早安会否太过分？在他撩起衣服下摆的那刻，我不敢去看他额前被创可贴盖住的伤口。当了这么久并肩战斗的同伴，我明白他的性格如何，无比明白，甚至到了一种门儿清的程度。即使他听见这个野蛮的字眼，也不会动怒，只会隔着那两扇无意添置玻璃的窗户朝外望几眼，再说，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对着瓷白的胸腹与肩背一时晃神，不知看哪才好，视线从软趴趴坨在他身边的红色球衣滴溜溜滑到调节至最适宜温度的空调，再是地上的水盆。直到别过头才意识到其实本不该这么避讳，球场和健身房最不缺的就是运动后一扬手就把上衣脱了的人，都兄弟，太正常了。

敏锐的鳄鱼不会错过我的无所适从，用标志性的笑声笑了两下，喊我名字说换好衣服了，刚丢下团队，一声不吭跟在他和凯旋背后这么长段路是有事要说吧。

下意识在电梯厢内撂下的那句“我和他谈谈”好像是上秒抛出的，没有电梯门与房门的阻碍，直白得让人难堪。于是我说，你这水盆里的水都快没了，我先去添一点儿，不然房间里太干，吹着空调容易流鼻血。他对这种拙劣的把戏不需要施用任何辨别能力，连利爪都不必，就能窥到背后全貌，因此我变得狼狈，像意外地被二一。

或者该用鳄鱼一贯的刻薄语调说话，呼噜呼噜，呼噜？

捧起轻飘飘，到盥洗室猝然变沉重的水盆，不远处尾巴摩擦床单与被褥的声音窸窸窣窣的，像利用肢体代替语言表达愉悦。无论是我，还是试图用来转移他注意力的话题，无一例外的，都很狼狈。

苏苏，你不用这么做的。再过一会儿我就准备退房走了，刚刚凯旋跟我对行程你也听见了。我闷头把水盆放回原位，水波纹涟涟地扩散开，荡漾到壁上，缓慢地平复下来，投出扭曲的脸也变平静，我抬头看向他。

对，我听见了，也不止是听见了。

花纹繁复的红色地毯吸走了绝大部分噪音，电梯门在一声关闭的响动后又是安静。我跟在他背后，保持着能听清他们对话的不远不近的距离。早安的下一站在重庆，川渝地区对不吃辣的南京人本就像鳄鱼那样，刚想说要不我给你推荐几个餐厅，话头又止住。喔，忘记了，他们公司的人也在，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缺我那份关心的。

去年不太一样，明明才一年时间而已。他笑话我是狮子座的保护欲作祟，才会在他某次到成都毅然决然带他去吃鸳鸯锅，还负责对夹菜灌酒的人说不好意思，我哥不吃辣，酒量也不太好。

我们各自保持着现有的姿势僵持了一会儿。最后他叹气，说腿蹲麻没，过来坐。是发现犟不过，只好认输的姿态，也是我熟悉的。比赛刚开始时意外得了急性肠胃炎，为了上镜好看些特意控制的伙食，早安知道后带了些零食来，扒拉开塑料袋一看就知道是他抽空买的，很多都是去年我在半夜饿得睡不着摸进他房间吃的老一套。兄弟，你得吃啊，带着凉意的手指搭上肩膀，他没捏上两下就蹙眉，说瘦得太狠，人都变薄了。

我没说话，想的是这些付出也是值得的。他本想丢下塑料袋就走，但一对上眼神就走不动道，肩膀一塌，踱了几步靠过来，身边的沙发凹陷下去一块。他顺手点着我的烟，又按了两下没打着火把自己的那根点起来，搁下打火机凑过来借火。稍微吃点吧，实在不知道吃什么就来我们这蹭一点，我天天去找艾师傅蹭吃的。他摸出手机把几个红点消息回了，站起来冲我摇摇手机，回了，刚艾师傅给我发信息。

现在坐下的顺序颠倒，然而早安露出的还是和那天一样的表情。小腿以下的痉挛来得快，他指挥我放松肌肉，然后把话题绕回正道上来，说说吧，你来是想跟我说什么。

我摸出裤兜里的玉佩，塞进他掌心。早安摩挲着凹凸不平的纹路，攥着那条红绳望向我，这是什么？

不动明王，讲通俗点算是你这个属相的保护神。我这样告诉他，无聊的时候上寺院弄来的。我畏惧的是发现早安用那种半信半疑的态度对待我，不应该，我像相信自己一样相信他，他也应该是这样的。汉语的歧义在“应该”这两个字上增生，笃定、猜测、祈使并列。

我说，我去请了手串，刚好想起来属鸡的今年犯太岁，顺便一块儿做了，本来想请回来一见到面就给你，拖着拖着就忘了，比完赛才想起来还没给你。

我知道他会相信的。

帮忙调整好红绳的长度，我盯着他头顶的发旋，这是个与我而言有些新奇的角度，说，除了洗澡的时候得摘，别的时候都不能摘，得贴身戴着。他应声，颇珍重地放进衣领，我望向没进阴影里的红绳，再错开眼神。

寺庙往往是清静的，不过我去的时候恰逢集会，远远近近尽是念经吟诵的声音，连带着一颗浮躁的心都稳下来，托在胸腔里安定地跳。正殿前每人能拿三炷香，借来蜡烛的火，他人不慎抖落的香灰经风吹后落进我头发，或是迷住了眼，我跟着脑海里的孙旸一齐叹气，想起先前读到的一段诘问。

我在灰烬里没找到我，你说把我供到神坛上了，炉里烧的却是别人的香火，我要到哪里翻找我的信仰？[[1]](#endnote-0)

面朝佛像下跪叩首，掌心承住佛脚，在三叩首中，我果不其然地想到驱使我来到这的人，是一双想要触碰却又收回的手。[[2]](#endnote-1)

进入这样的场景才会体悟到他人对于佛陀的虔诚，先前不太能够理解三步一叩的行为，现在隐约懂得一些，可惜把心意讲出来却太缠绵了，不好。孙旸捧着脸问我，我向菩萨求了什么，我用标准模板打哈哈揭过这段对话，那肯定是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啊，不然还能有什么。半真半假，我向他撒谎了。其实我更希望，我焚过香火的庙宇会替他塑起一座金身；而其中我叩拜过的，或端坐或肃立的佛陀金刚能给予他庇佑。

在几百年的银杏树下，我问僧弥，属鸡的人应该戴什么。他思索后告诉我，是不动明王，在走开去照料近处那几缸荷花时念出誓愿：“见我身者发菩提心，闻我名者断恶修善，闻我法者得大智能，知我心者即身成佛。”

但我没有告诉孙旸。对这些分量并不重的一厢情愿，比起觉得亏欠，还是停留在一无所知状态下的他更好。

他解锁手机，又很快关上，随即翻身下床，用忙碌的动作表示他要开始收拾行李了。要我送你吗？话一出口，他拉开旅行箱拉链的手顿住，对我笑了下。他和别人不太一样，没给出直接的答案就是拒绝，这是我在我们的相处中摸索出来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我能不能去你南京家里？电话那端的他沉默，说家里的猫猫狗狗怕生，你应付不过来。…你能不能来当我嘉宾，时间表我发你。对话框那头的他在长达半小时的沉默后给出生硬的答复，恐怕不行，应该都有行程，赶不过来。

这种时候他就像，他就像潜到水底下去了，又变成鳄鱼的模样。设置的屏障太过安全圆滑，间不容发，以致于我的挽回无处可去，找不到着力点，只能够沿着鳄鱼的鼻尖擦过，像一枚鲨鱼更换的牙齿。

我打开门，对他说有空一起吃饭，等我到南京来找你打球。他头没抬，叠好衣服说来了提前说一下，我请你。

别把人房卡揣走了，跟去年那样。孙旸总算有了大的反应，面上挂不住，哎呀哎呀喊了几嗓子，朝我虚空搡了两把，知道了，你太能管这种事儿了苏苏，我三十了又不是十三，况且要真十三，这种事我也忘不了的。

除了洗澡，别的时候都不能摘，记住噢安子哥，只有洗澡的时候能摘。他的耐心估计也耗尽了，又叠好几件衣服，一摆手示意我关门。

记录到这里可以为止，现在我在决赛这天的几个月后，那天的记忆已经有点模糊了，譬如我回到房间后是怎么应付团队的，再譬如是如何离开上海的，似乎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我在准备去海南的路上，用了一些小手段。

胸口的佛像敲着骨头硌得疼，掌心盖住再圈起，不比纳博科夫利用口型做的描述，但也够了，这也是他和我可以共享的唯一不朽的事物。[[3]](#endnote-2)

1. 邱妙津《鳄鱼手记》 [↑](#endnote-ref-0)
2. Jerome David Salinger《The heart of a Broken Story 》

   "Loving you is the important thing, Miss Lester.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think love is sex and marriage and six o'clock-kisses and children, and perhaps it is, Miss Lester. But do you know what I think? I think love is a touch and yet not a touch." [↑](#endnote-ref-1)
3. 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Lolita》 [↑](#endnote-ref-2)